



褒河行

□ 刘嘉

平芜尽处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由汉中市区开车行至此处，才发现绵绵群山横亘，拦腰截断南北向的路。下了车，忽然看到一条不大不小的河，河水很浅，却偶尔撞击碎石，迸出一朵小小浪花。一座石桥把东西两边的村落连在一起，桥西有座城池，上书“褒城”二字，显然这河就是那年的护城河了。

由褒城难免引发思古之幽情，不由想起“麋孤箕服，实亡周国”的童谣。褒姒，这个美丽到艳压“四大美女”的褒城女子，就出生在这桃花源般的仙境。至于那个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，实在与她无关，一位无名诗人说得好：天生丽质本情长，因遇痴迷转作殃。不笑只缘忧世道，无辜偏选入宫墙。声传缙帛原臣佞，烽举骊山乃帝狂。继后几经移国祚，倾危岂尽属红妆。

我在《家属院》里曾经提及褒河，想象出的文字，难免浪漫加虚无，甚至幼稚：

“许多年前几家人并不住在一起，那时铁路建筑队还驻扎在

距离汉中城几十里外的褒城，那真是一个小地方，小到建筑队只能搭帐篷沿褒河而居，白天男人们上工地，晚上搂着老婆孩子煮饭听水流。褒河不定期泛滥，涨水时锅碗瓢盆尽皆随洪水而走，此时是最热闹的时候，河岸上尽是惊悸哭泣的孩童、大呼小叫的女人和顾头不顾腩忙着抢救家具的男人，乱得恰如一锅粥。后来，铁路越修越长，男人们离家也越来越远，因着家属不能跟着过来，就个个神情恍惚，干起活来无精打采，队领导一合计，索性申请搬到汉中得了，汉中城交通便利、物产丰富，家属容易安顿，出远门回来也方便。申请打上去没多久，局领导批准了建筑队的请求，一个月后，两百多户人家欢天喜地从褒城搬迁到汉中安居下来，再也没有离开，也就固定了现在的格局。”

纸上得来终觉浅。许多年后，一个阳光曝晒的八月正午，我出现在文章里描写过的地方，算不算风云际会呢？西北望长安——长安曾是人生最大的驿

站；可怜无数山——长安曾是人生亦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，尤其对于绵绵秦岭以南的寒士来讲，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！

于是就有了栈道。站在阳光遍地挥洒的石桥上，偶尔路过的车子肆无忌惮地扬起黄色灰尘，却不能遮蔽湛蓝的天空，能清晰看到远处白色的水库大坝。大坝是六孔的，上书“石门水库”四个红字，只有中间两孔哗哗流淌着细细水流，如同小瀑布。

走下桥，沿着西边的山路拾级而上，山被碧绿杂树围困，水在河岸里汨汨流淌。目光紧盯着东边山腰的盘山公路，公路蜿蜒盘旋，和这边的栈道并驾齐驱，彰显时代的智慧。石门栈道的入口在水库的旁边。据说当年修建这水库时，著名的石门十三品被转移至汉中博物馆保存，这里其实是仿古建筑。

仿古栈道有木头铺就的，也有水泥和石条堆叠的，护栏外边安装了铁围栏。“登山的路，像粘在山间的鸡肠子，总是一个劲儿弯弯曲绕，绕得毫无

道理又很有道理。明明应当向山，却要走向谷底，明明应当向山，却朝北去了。迎面壁立千仞，陡地豁然开朗，看似愈走愈偏，拐一个犄角才知道那是必然。”这文字是南阳作家周同宾的，在这里形容栈道却也毫无违和之感。有山就有树，枝丫伸曲，碧绿青黄，难以形容。真正的古栈道就在枝叶密布的古栈道的下边，两者形成了平行线。不过几乎看不到，因为早就淹没在褒河水下。当年石门水库高峡出平湖，水位升高，它们的命运就注定了。

上善若水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毕竟褒河水造福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，至于失和得，不是我此刻所关心的。水库汇聚的水是靛蓝的，八月底强劲的阳光照射其上，这蓝，和天空的蓝彼此呼应，让人弄不清是天上还是人间，水的影子在山谷的阴暗处投射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。

仿古栈道长度多少我不知道，但花了近两小时就走到尽

头。一座亭子赫然而立，亭子下，有个活泼的小姑娘提醒我止步，“前面没有路了！你看这护栏上的告示。”啊？这就结束了！有点虎头蛇尾呀，好比一本低俗小说，或者一本撕去结尾的书籍，让我唏嘘不已。

返回的路是惆怅的。阳光依旧强烈，偶尔有白云飘过，更加入了幽幽鸟鸣，声音忽高忽低，清脆悦耳。脑子里忽然有了一首诗：

“八月逝去 / 山峦清晰 / 河水平滑起伏 / 此刻才见天空 / 天空高过往日 / 有时我想过 / 八月之杯中安坐真正的诗人 / 仰视来去不定的云朵 / 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将你看清 / 一只空杯子装满了我撕碎的诗行 / 一只空杯子——可曾听见我的叫喊！”（海子《八月之杯》）

于是我离开了，乘车离开了，惆怅地离开了。八月午后的阳光裹挟着我，晒黑了我穿着牛仔短裤的小腿，值么？这趟旅行。

太祖母·红绳

□ 王戴玥

正在茵茵草地上嬉耍的孩童，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悄悄地躺在坟里，骸骨化尘。

孩子天性好奇，他们想要知道许多问题的答案。譬如：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”“为何鸟儿会飞而人却不行？”“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吗？”

对于人生最重大的变端——死亡，他们或许只是含糊地知晓两分。临到亲属丧故，他们或是同着大人一同嚎啕，而后泪干却又去摘那夏日里的蒲公英，捉那秋草间的鸣虫了。

自我记事后所遭逢的最大变故，是数年前太祖母的死。

那是我平生初次正眼去瞧死亡，心间对死亡的见解也就与从前大不同了。

太祖母的弥留之际，我不曾亲见，所见最后一面是她眠于殡葬馆的冰棺，再不可醒了。

那时我跪在地板上，手里

擎着香，鼻中涌上酸楚，泪落衣襟，未曾高声哭喊，只道了句：“太奶奶，重孙女来看你了！”

她就眠在那棺里。我起立后久久凝望，即是无声的诀别。死亡的阴影覆在众人的心头，遏止了生息与笑靥的异彩。

太祖母手上那绑着的红绳，是我送予她的“礼物”。

幼年陪着奶奶去街上赶集，相中了一个假玉做的吊坠。当时觉得脖子上带个漂亮的小玉就可以拥有魔法，便缠着奶奶买了下来。

卖玉坠的贩子额外送了根红绳，上面有一个小核桃珠子。后来嫌弃它不好看，便说是送给太祖母的礼物。

她混浊的眼里竟带着欣喜，颤巍巍地伸出手腕让我给她戴上。

后来那根红绳她再也舍不得摘下，她觉得这是重孙女带

给她的庇佑，亦或者是戴着可以给重孙女带来庇佑。以至于后来她的儿子们给她买的纯银手镯她也不喜戴，那根红绳陪伴了她十多载。

太祖母灵前的火盆里黄纸焚燃，赤焰生烟。

火焰跃动，恍惚间我似乎看见太祖母脱离了人间的躯壳，携着天使的手，穿着洁美的袍，冉冉上升去往天国的极乐境界。

我多么希望她登临天国，慈祥地神化，于某片祥云间远望着我们……冥冥之中笑得会心且安详。

我如此想着：死亡也并非一定是叫人受苦遭罪的吧。

歌德说：“能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求到安宁的人是最幸福的人。”

我的世界很大，大到我常常忽略了年衰的他们。他们的世界很小，只装满了小小的我们。



五绝·湖畔紫薇

□ 谈亚东

云落瀟湖晚，枝摇烟影间。
清风如解意，紫气绕城湾。

雲落瀟湖晚
枝搖煙影間
清風如解意
紫氣繞城灣

談亞東書